*青年知识名著译丛*

#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## (四)

主编：周　林
［苏联］尼.奥斯特洛夫斯基　著

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青年知识名著译丛/周林主编. —北京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1.6
ISBN 7-900060-23-5
Ⅰ. 青… Ⅱ. 黄… Ⅲ. 文学知识-课外
读物-作品集 Ⅳ. I17

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作　　者：[苏联] 尼.奥斯特洛夫斯基
排版设计：盛世文化传播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
社　　址：北京海淀区增光路 45 号综合楼
邮政编码：100080

印　　刷：北京通成印刷厂
开　　本：880×1230mm　1／32
总 印 张：498.50　字数：4 800 千字
版　　次：2001 年 6 月第一版
　　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印　　数：1-500 册
书　　号：ISBN 7-900060-23-5／I.05
总 定 价：5600.00　本册定价：16.00

# 目　录

第　二　部 ..... 1
后　　记 ..... 261

# 第 二 部

## 第 四 章

国境线……就是两根柱子.它们面对面地竖在那里,默默地互相敌视,象征着两个世界.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,像警察岗亭那样漆着黑白相间的线条.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鹰.这只嗜食兽尸的恶鸟展开双翼,似乎正用利爪抓住这根漆着线条的界桩;同时,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嘴,不怀好意地瞪着对面的铁牌.对面六步以外竖着另一根柱子.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柞木柱,深深埋在地里.柱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和镰刀的铁牌.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地上,但是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,不冒生命危险就想越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.

这里就是边界线.

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,顶着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,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,从黑海起,经过数千公里,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,伸向北冰洋.苏维埃乌克兰和地主波兰的国界,就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.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镇,叫别列兹多夫.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,过国境线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.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.

这些界桩跨过积雪覆盖的田野,穿越森林中的通道,下到峡谷,又爬上山岗,然后伸向河边,站在高高的河岸上,注视着冰天雪地的异国原野.

天非常寒冷.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.一个身材高大的人,戴着英武的盔形帽,从那个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走起,迈着有力的步伐,在他负责的地段内巡逻.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,戴着绿色领章,脚上穿的是毡靴.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又肥又大的宽领羊皮外套,脑袋包在呢子的盔形帽里,很暖和.手上戴的是羊皮手套.那羊皮外套很长,一直

拖到脚跟,即使在严寒的暴风雪天也冻不透.这个红军战士肩膀上背着一支步枪,在巡逻线上走着,皮外套下摆擦着地上的积雪.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.在这开阔的平原上,苏维埃边境线上的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,彼此可以看见,而在波兰那边是一公里到两公里.

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战士迎面走来.他穿着质量低劣的高统军鞋.灰绿色的军服,外面是一件有两排亮纽扣的黑大衣,头上戴着四角军帽,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.呢子肩章上也是鹰,领章上还是鹰,可是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稍微暖和一些.凛冽的寒气一直钻到了他骨头里面.他搓着麻木的耳朵,一边走,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,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,手早就冻僵了.这个波兰兵一分钟也不敢站下,一停下,他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.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,有时还要跑几步.现在,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相遇了,波兰兵转过身

来,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.

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,但是,四周是一片荒野,只在前面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,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,还是违反了国际法呢?

波兰人想抽烟,可是火柴忘在兵营里了.微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.波兰人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,他回头看了看.....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带领骑兵巡逻队到边境线上来,他们会出人意外地从山岗后面钻出来查岗的.但是现在四周空荡荡的.白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.空中没有一片雪花.

"同志,火柴借我用一用."波兰兵首先开了口,破坏了公法的神圣性,他讲的是波兰话.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,用冻僵了的手指从大衣口袋里吃力地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.

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,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,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

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,因此,他继续迈着坚定的步子,走自己的路,他那两只暖和而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,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.

"布尔什维克同志,借个火点烟,请扔盒火柴过来."波兰哨兵这一次说的是俄语.

红军战士仔细地看了看身旁的这个人,心里想:"看来这位'先生,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.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,他的生活也真够惨的.这么冷的天,穿件又薄又破的外套就给赶出来放哨,看他冻得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,不抽口烟可真不行了."于是,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扭,扔过去一盒火柴.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,划了一根又一根,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.那盒火些又以同样的方法飞过了边界,这时,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:

"你留着用吧,我还有."

从边界那边传来了回话:

"不,谢谢,为这一小盒火柴,我得蹲两年监狱."

红军战士看了看火柴盒.上面印着一架飞机.飞机头上不是螺旋桨,而是一只强有力的拳头,盒上还写着:"最后通牒".他想:

"是啊,真不假,把这个东西给他可真不行."

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朝一个方向走着.在这空旷无人的原野上,他一个人感到太寂寞了.

马鞍有节奏地咯吱咯吱响着,马的脚步又轻快又平稳.黑公马的鼻孔周围挂上了一层白霜.马呼出的白雾消失在空气里.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迈着步子,不时把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,玩着辔头.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,扎着武装带,袖子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.只是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,而另一个人的领章是红色的.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.他是这里的"当家人",他的一营人就在这七十公里的防区内站岗放哨.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.....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.

夜里下过雪.松软的雪地上,没有蹄印,也没有人

迹.这两个骑马的人走出一片小树林,在原野上策马小跑.侧面四十步以外,又是一对界桩.

"吁!....."

加夫里洛夫勒紧了马缰绳.保尔也拨转马头,看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.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,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,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.这是一只狡猾的小兽留下的,它走的时候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,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来去的踪迹.这只小兽从什么地方走来的,很难弄明白,但是营长勒住马要察看的并不是野兽的脚印.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,另有一些脚印,已经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.这里有人走过.这个人没有故布疑阵,他是径直朝树林里走去的,脚印清楚地说明他是从波兰过来的.营长又策马前进,循着脚印走到了哨兵巡逻线.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,还可以看见这些脚印.

"夜里有人越境了."营长嘴里咕哝着."这回又是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穿过三排的防区,可是他们早晨的报告什么也没讲.他妈的!"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,再加上他呼气凝成的白霜,现在像镀了银一样,威严地挂在嘴唇上.

有两个人正朝骑马的人走来.一个身材矮小,穿着黑色衣服,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;另一个身材高大,穿着黄色的羊皮外套.花骒马感到主人两腿用力夹它,就跑了起来,很快到了那个人跟前.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,把烟头吐到雪地上.

"同志,您好!您这儿有什么情况吗?"营长一边问,一边把手伸给红军战士.因为这个战士个子很高,营长在马上几乎用不着弯腰.大个子战士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.营长和哨兵握手问好.

波兰哨兵在一旁注视着.两个红军军官(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可就是少校军衔)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,彼此像亲密的朋友一样.刹那间,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

校握手,可是这种想法太荒唐了,他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下.

"我刚刚接班,营长同志."红军战士报告说.

"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?"

"没有,还没看见."

"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值班?"

"苏罗坚科,营长同志."

"好吧,要特别留神."

临走时,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:

"您尽量少跟他们并排走."

当两匹马在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上小跑的时候,营长说:

"在边境上随时都得瞪大眼睛.稍一疏忽,就要后悔.干我们这一行不能睡大觉.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,一到夜里,就要十分警惕.柯察金同志,您想想看,我负责的地段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.这儿的工作更困难.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,一到谁家办喜事或者逢年过节,

所有的亲戚就都越过边界,聚在一起.这有什么难的.....两边的房子才隔二十步远,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　过去.走私的事也是免不了的.当然,这都是小事情.也就是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四十度波兰香露酒这一类的事,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,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.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?他们在靠近边界的所有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:你要买什么,应有尽有.显然,这些商店决不是给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."

保尔蛮有兴趣地听营长讲着.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是不间断的侦察工作.

"加夫里洛夫同志,事情只限于走私吗?"

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:

"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!....."

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.这个偏僻的角落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.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.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,市场中心是二

十来家小店铺.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粪便.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.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,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,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.这座破旧的建筑物,如今已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.每到礼拜六,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,但是光景毕竟不如从前,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了.看来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不妙,因为甚至在这个穷乡僻壤,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.不错,那些老年人还没有"破戒",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已经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!呸,连想一想都怪恶心的!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,气得祭司博鲁赫走上去踹了它一脚.还有,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,这也叫祭司老大不高兴.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,他们越闹越凶,一天比一天让人不痛快.昨天,他看见神甫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:

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

这块牌子决不是什么好兆头.祭司边走边想心事,不知不觉到了他的教堂跟前,没想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,上面写着:

今日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.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做报告.会后由九年制学校学生演出歌舞.

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.

"哼,真的干起来啦!"

神甫家的大花园从两面合抱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,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.空荡荡的房间里散发着霉味,从前神甫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,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,彼此早就嫌弃了.新主人一搬进这所房子,空虚寂寞就一扫而光.那间大客厅,虔诚的主人过去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,现在却经常挤得满满的.神甫的府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会的所在地.进前门往右拐有一个小房间,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:"共青团区委会".保尔每天在

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,他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以外,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.

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为奥库涅夫结婚举行庆祝晚会以来,到现在已经过去八个月了,但是想起来就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.保尔把一大堆公文推到一旁,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.....

房子里静悄悄的.夜深了,党委会的人都走了.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才也走了,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.现在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.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异的霜花.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,炉子烧得很旺.保尔回想起不久以前的事情.八月间,铁路工厂团委委派他为团组织的负责人,随同抢修列车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.直到深秋,这一百五十人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,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,清除毁坏的车辆.他们还经过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段路线.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猖獗的地方,到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